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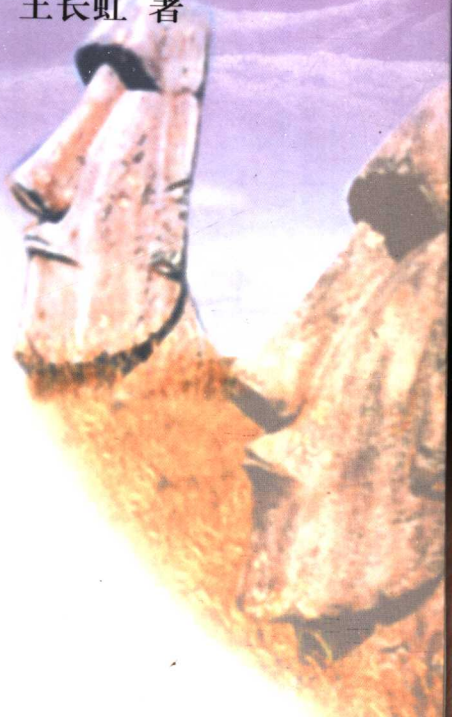
写在课堂边上 丛书

搬字

玺句

诗人与诗作

王长虹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写在课堂边上》丛书

搬字垒句

——诗人与诗作

王长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搬字垒句：诗人与诗作/王长虹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

(写在课堂边上/陈幼民主编)

ISBN 7-5008-2341-X

I. 搬… II. 王… III. 诗歌 - 文学评论 - 中国 - 青少年读物 IV. I207.22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04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宏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10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15.50 元

插在课桌旁的鲜花

(代序)

云 岗

这是一束鲜花式的丛书。

鲜花开放在春天。人生的青少年时期正如春天一样明媚、灿烂而充满勃勃生机。春天里的鲜花需要吮雨露、阳光，以及大地泥土的芬芳，才能展现婀娜多姿、色彩斑斓的风景。而如沐春风的青少年们也正是需要补充知识、开阔视野、了解历史、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青春时刻。在我们已经目不暇接地体验了许多令人躁动的眩目之光的洗礼之后，会有片刻的宁静。这是真实的可以听见自己心律的时刻。让伴着青春的心音，目光回收，由脚下的大地看向我们的身后；一串串历史的珍珠由远而近地连结着我们的血脉。这是一串串无比沉重而又光彩照人的珍珠；是一串串经过无数次血与火洗礼后，带着满身创痕的珍珠；是一串串闪耀着人类智慧光环的珍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珍珠项链中的一个环节。有一天，当我们不再是青少年时（这一天很快），也不再青春时，就会发现当年的我们曾经在推动历史文化进步的演进中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问题！或许这套浅显的小书会对青少年朋友们在未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有所帮助。这套书的作者大多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和教授。他们原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在研究，但为了让青少年朋友们在学习之余能够较为简单地获得这些方面的知识，他们抽出时间，非常认真地从各自研究领域的知识花圃中，采摘出这样一束鲜花来，插在青少年的课桌旁。大家一定会感觉到她散发出的幽香来的。

目 录

美 学 篇

心灵的颤栗

——作为艺术的诗 (3)

珍珠 翡翠 玛瑙

——诗的语言美 (10)

缕缕游丝谁曾见？

——诗的结构美 (17)

苍茫心海 白浪滔天

——诗的韵式美 (26)

只缘身在此山中

——诗的气氛感 (36)

咫尺天地 瞬间岁月

——诗的时空感 (44)

当临绝顶 登峰造极

——诗的意境美 (52)

历 史 篇

风歌一曲唱辉煌

——唐以前的中国诗 (65)

铿锵的黄金时代

——唐诗 (76)

小荷露尖角 红肥绿应瘦

——宋诗 (85)

世纪初的曙光

——中国现代诗 (99)

种 类 篇

开天辟地的民族悲情

——史诗 (117)

音韵中的故事

——叙事诗 (124)

情有千种 文有百态

——散文诗 (137)

流云溪水灵犀通

——小诗 (147)

题 材 篇

夜莺唱的什么歌？

——爱情诗素描之一 (161)

杜鹃啼血的呼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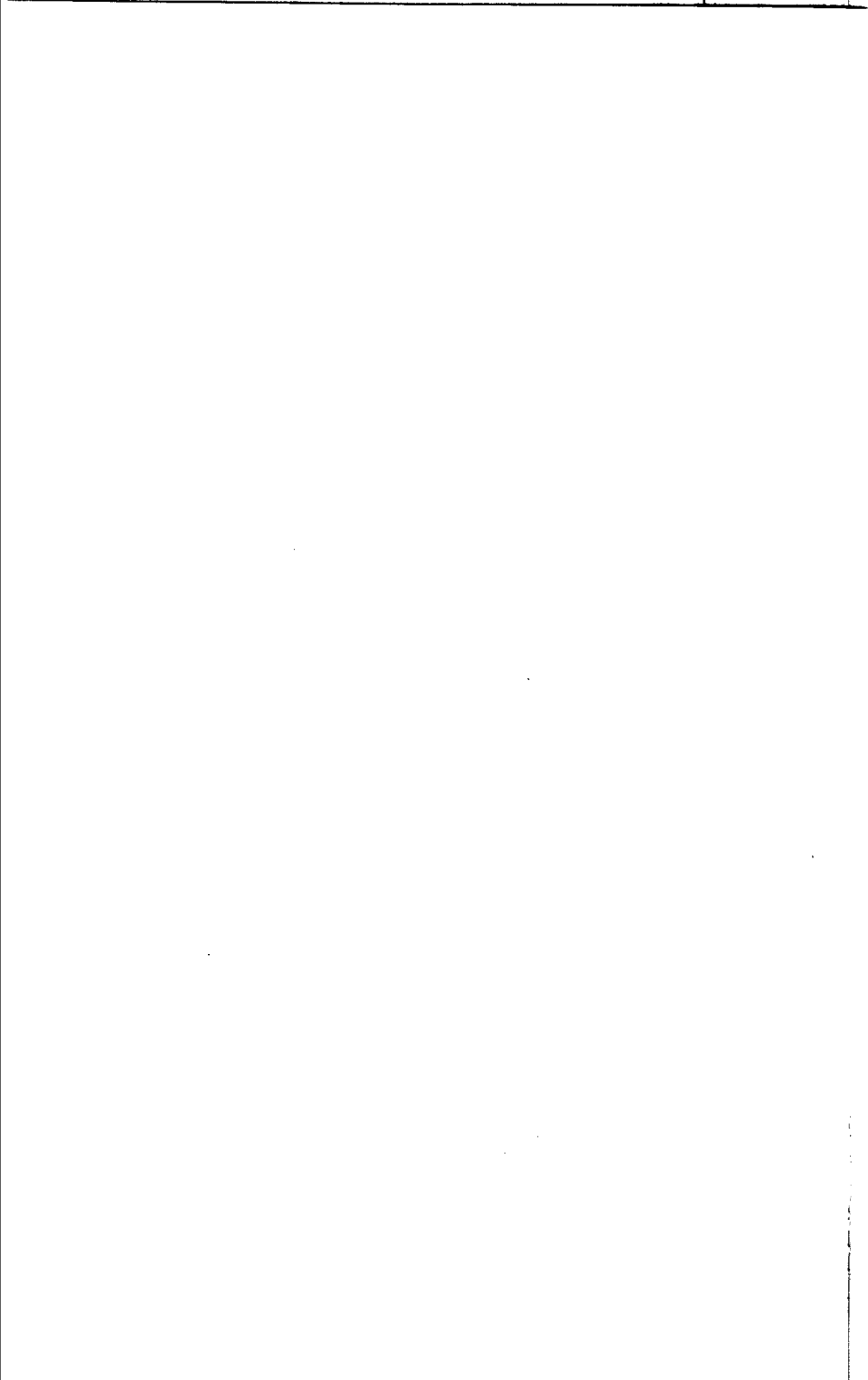
——爱情诗素描之二 (179)

铁骨钢筋中的呐喊与呻吟	
——城市诗之一	(193)
铁骨钢筋中的呐喊与呻吟	
——城市诗之二	(202)
诗人在哪儿?	
——咏物诗比较之一	(212)
诗人在哪儿?	
——咏物诗比较之二	(223)
面对自然咏真情	
——山水诗	(232)

风格流派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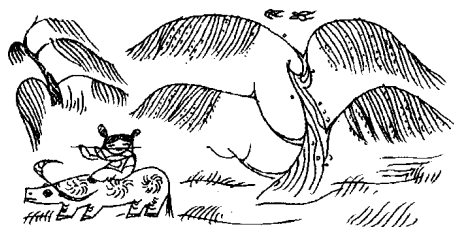
艺术巨星的跨世纪之行	
——法国象征诗之一	(243)
艺术巨星的跨世纪之行	
——法国象征诗之二	(254)
心中的飞鸟	
——英美意象诗之一	(262)
心中的飞鸟	
——英美意象诗之二	(272)
喧嚣后的沉寂	
——中国朦胧诗回望之一	(280)
喧嚣后的沉寂	
——中国朦胧诗回望之二	(291)
后 记	(303)

美 学 篇



心灵的颤栗

——
作为艺术的诗



诗，这种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形式，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对着混沌不清的客观世界，也面对着飘忽不定的自我世界。它就像一个披着黑色面纱的女神，偶尔闪现艳丽的容颜，未待人们看清，就又消失在雾霭缭绕的山峦之中。以至她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至今，我们还是很难给她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这不能不说对人类是一种难堪。

与这种难堪局面相呼应的是，人们都酷爱从外在形式上去界定诗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区别。比如，诗的押韵、字数、行数等等。似乎只要具备了这些要素，便是诗，反之，便不是诗。

《三字经》《劝世良言》那类东西，都很押韵，字

数相等，排列整齐，你能说它是诗么？而莎士比亚那么多部深刻优美的诗剧，都不押韵。

押韵等要素，对某类诗是重要的，对某类诗就不重要，某一类诗还专门致力对它革命性的突破，故意避开声韵的相似性，字数的整齐性，行距的连续性，创作一种无韵、跨行、跟散文的排列方式相似的诗。其结果，丝毫也无损于诗的独特性质。而且，这类诗已越来越显示出它蓬勃的生命力，代表着诗的发展趋向。

法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圣琼·拜斯的长诗《进军》就是这样写的：

.....

寂寞！一只巨大的海鸟产下蓝色的卵，
而在清晨海湾的树叶间缀满了金色的柠檬！——这是在昨天！鸟儿已飞走了！

由此可见，从外在形式上去寻找诗的特征，不但意义不大，而且容易划地为牢，僵化诗的理论体系，约束诗的生机勃勃的朝气，而限制诗的创作和发展。

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迫使我们绕过那些似是而非的虚幻魔光，重新回到诗本身来，对诗投以崭新的一瞥，从内质上去探求诗的奥秘。

众所周知，诗是一种语言艺术。我们要探询的是，诗与其他语言艺术（散文、小说等）根本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说，诗的押韵等外在要素并不具备不可缺少的性质，构不成诗的特征，那么，诗与其他语

言艺术的不同点又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诗有两个基本特征，是其他语言艺术很难同时具备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显示出诗的独特性质。

一、抒情性。这是诗最根本的特性。一切语言艺术，只有诗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围绕着“抒情”这只轮盘转动。失去了“抒情”，就是失去了诗。因此，我们把诗称为“抒情文学”。诗以外的语言艺术，都是叙事性质的，都对故事的发生发展充满了兴趣。失去了“叙事”，就是失去了其自身。因此，我们把它们称为“叙事文学”。

“叙事文学”也可以抒情。但那是“叙事”兼“抒情”，并不是说它可以脱离“叙事”，而专司“抒情”。我们常把一些抒情散文、抒情小说称为“诗化散文”、“诗意小说”，就是这个道理。

“抒情文学”也可以叙事。但那是“抒情”兼“叙事”。所有“叙事诗”、“诗剧”、“诗体小说”，都是这种产物。当诗人诗兴大发、诗情昂扬、诗意绵长的时候，诗句犹如洪水一般汹涌而至，以至普通的诗体承载不了，诗人不得不寻找一种更宏大的载体来承接自己的感情，使之得以更流畅更具体更鲜明地流露。这正是很多诗人偏爱“叙事”的真正原因。从诗的本质讲，世上所有的诗都是抒情诗，只不过抒情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罢了。在诗的领空里飘扬的每一面旗帜都书写着一个大写的“情”字。它永远飘扬，用自己独特而炽烈的情感，呼唤着一代又一代的臣民。

二、精美性。精美，是指语言的精美。也就是说，语言必须精确精练精致，美丽漂亮。精美是一切语言艺术最高的标准。放到诗中，就是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它要求诗人使用最少的语言，最充分最有感染力地表现出最丰富的意义。在有限中显示无限，在短小中透露深长。形成美妙无比的艺术境界。

诗的抒情性质，要求诗的语言必须精美。

“叙事文学”的主要意义在于讲故事：通过语言的进程，深入故事的核心，追寻情节的发展，因而它对语言精美的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某一处某一段，有一些闪失，关系也不大。如果语言使用得很粗糙，很啰嗦，很平白，人们可以跳过无味的一段，去读下文——这种跳读是常有的事。一般来说，这并不影响“叙事文学”的整体效果。

而“抒情文学”却不同。它存在的惟一意义就在于抒情。人们关心它的惟一理由也是抒情。人们要求情真情浓情深情长情美。所有这些“情”字，都要靠语言的勾勒描绘。稍一偏左，情感空泛；稍一偏右，情感凝固。诗人必须使用最有魅力最有弹性的语言，方能精当充分和独具特色地抒发感情。因此，诗是最讲究“锤炼”语言“推敲”语言的艺术。它的语言精美、含蓄、灵巧、新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才把诗称为“文学中的文学”。

在把诗与其他语言艺术大致比较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给诗作一个粗略的定义了——诗是最抒情最精美的语言艺术。

法国诗人雨果，在他的长诗《奥伦比奥的悲哀》中，这样写道：

.....

当我梦幻中的灵魂进入五脏，
就像在战场上清点阵亡者一样，
在心里看着镜子中出现的，
每一消失了的苦痛，每一幻灭的梦境。

就像有人提着灯笼在寻找：
远离真实的物体，远离微笑的世界，
通过黑暗的楼梯，以缓慢的步伐，
它到达了忧伤的内心深处。

那儿，在不见一线星光的暗夜，
一切都似乎完结了，灵魂在一个隐蔽处
感到在黑幕下有个东西还在跳动——
哦，这就是在暗处沉睡的你：神圣的回忆。

雨果这首诗，深刻优美地传递出了诗人的内心感受，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巧妙地回答了诗应不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一现代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可以没有诗呢？

有些所谓的诗专家，在其所谓的诗理论中断言：诗正在面临灭亡。原因是，好诗已经写完了。电影电视等现代抒情艺术已经取代了诗的地位，因此，诗只有老老实实地等待灭亡，任何努力都是枉然。

这种谬论，来源于对诗缺少深刻的理解。诗不会灭亡。只要人类存在，诗便会存在——诗与人类同在。它不但不会灭亡，而且会更新发展。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不能离开诗呢？诗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为什么她不能被其他艺术形式所取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内心世界。平时，它寂静无声，如同一泊静静的湖水。以至我们往往忽略了它的存在。直到有一天，突然，你受到了某种外界的刺激，或喜悦，或忧伤，或悲痛，或悲喜交加。你发现，你的心在颤栗，这颤栗在你的内心世界发生、延续、骚动、回荡……诗（不论是世上最早的那首诗，还是最后的一首诗。），就可能诞生了。我们喜爱诗，常为一首诗而激动不已，一抹伤心之泪。正是因为在这诗中，我们重新体验到了诗人内心的那种颤栗。诗人内心颤栗的力度越大，传递出来的诗的语言越丰富、越优美、越生动，我们便越是喜爱。因此，我们把诗称为诗人心灵的颤栗。

心灵是否颤栗，可以鉴别出诗的真伪。一个心灵颤栗的诗人，是在创作诗。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心灵的激情。被他的激情感染，和他的颤栗共鸣。一个心灵没有颤栗的人，生编硬挤出的所谓诗句，“为赋新词强说愁”，作不出什么好诗，也绝不能打动人。

人内心世界有许多情感的波动起伏，是难以表达的。往往是，越是深切的感受，越是难以传达。

音乐，是最能表现人的内心感受的一门艺术，但它太抽象，太隐喻了。绘画是直观的，形象的，但它

的想像力又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诗，既有着一定的模糊性，多意性，如同音乐。（人们常说“诗无达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是指的这个。）又具有一定的规定性，确切性，如同绘画。因此，它可以深刻宽阔完整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而且是非常生动鲜明具体独特地表现出来。这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难以实现的。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诗，具有如此奇特而永恒的价值，怎么会被其他艺术形式轻而易举地取代呢？怎么会走向消亡呢？

很多思想深刻的美学家，把诗视为一切艺术的魂魄，称之为“艺术中的艺术”，把诗的灵魂——诗情，作为一切艺术美的标志，实在是真知灼见。